

European Classical
Architecture and
Culture

欧洲

图解建筑史系列



古典
时代的
建筑与文化



焦铭起 彭飞 编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解(30) 古典建筑与文化

图解建筑史系列

欧洲古典时代的 建筑与文化

焦铭起 彭 飞 编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洲古典时代的建筑与文化 /焦铭起 彭 飞 编著. —武汉 :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9 年4月
ISBN 978-7-5609-5077-8

I . 欧… II . ①焦… ②彭… III . 古建筑 - 建筑艺术 - 欧洲 IV.TU-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1548 号

欧洲古典时代的建筑与文化

焦铭起 彭 飞 编著

责任编辑：张淑梅

封面设计：张 璐

责任校对：王婷婷

责任监印：熊庆玉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地 址：武汉市武昌珞喻路 1037 号

销售电话：(022)60266190 (022)60266199(兼传真)

网 址：www.hustpas.com

版式设计：北京大有图文信息有限公司

印 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996mm 1/16

印张：11

字数：230 千字

版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9.80 元

ISBN 978-7-5609-5077-8/TU·491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脱页，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在西方，古典时代的高潮退去之后，是千年的沉寂，待到苏醒复活，开出绚烂的文艺复兴之花，其文化的强势劲头就一发而不可收。十九世纪更借助工业革命的硕果，影响遍及西亚、中亚、南亚及远东各国。试看近代中国各地的西式建筑——开平碉楼、闽粤骑楼以及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哈尔滨等地的大量洋楼，哪一座不是西方古典的缩影？建筑的全球化可谓早已先行矣！

二十世纪末，在“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热烈呼声引领下，中国迎来新一轮兴建西式建筑的高潮。各地政府投资建成的楼堂馆所大量采用“欧陆风”形式，一时间“罗马经典”、“东方巴黎”、“地中海风情”铺天盖地，成为中国城乡最引人注目的风景。其中理由不言而喻，这种建筑是先进科学的代表，是创新思想的体现！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建筑的全球化与自然科学的全球化不同，她具有独特的地区差异，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往往还与重大的资金投入紧密相关，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因此不能完全等同于绘画、雕塑、服装设计等艺术门类。至于那些因其华而不实、奢靡浪费而造成民怨沸腾的面子工程就更不是艺术价值和审美情调所能解释的。全球化的快车势不可挡！二十一世纪，这一理念在中国各地得以更加迅速的强化和推广。今天，我们需要以一种平静的心态、敏锐的洞察，来认真鉴别什么是真正杰作，重新审视当下的时尚，通过潜心研究西方建筑文化的本质，汲取精粹，摒弃糟粕。

《欧洲古典时代的建筑与文化》这本书文字虽然不多，但图文并茂，论说踏实。本书的第一作者是研修建筑长达三十年之久的资深学者和建筑师，长期在教育岗位教书育人，曾多年在国外从事建筑工程实践。作者经验丰富，底蕴深厚，此书是学识与热情的结晶，相信会对今天的读者有所帮助。

方拥

2008年8月于燕园



前言

Pref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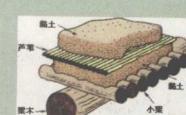
本书主要来自译文，部分由译者根据原文增删或改写。

人类在地球上已生存了几百万年，在这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始终对未来满怀信心和充满希望，对未知的自然现象和各种事物充满疑问与好奇，经过他们不停地探索和不断地创造，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文明与进步。在人类文明发展与完善的历史进程中，自然环境、地理状况、气候条件等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产，因此产生了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地域性文明。这些地域性文明集中地反映了当地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政治体制、经济状况、军事战争、文学艺术等方面鲜明特色。而不同的地域性文明又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地相互交流和互相融合，最终共同成就了博大精深的人类文明宝库。

建筑是人类社会生活必要的物质条件，是人类人为的物质环境，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从某种程度上讲，建筑既抽象又具体地反映了人类各个历史时期真实的社会状况，它为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物质平台。建筑是凝固而生动的历史，是先辈们奋斗和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文明宝库中光辉灿烂的经典篇章。

欧洲文明的发源地不止一个，古代爱琴海地区的文明是其中最绚丽的一朵。古代希腊继承了古代爱琴海地区的文明成果，经过几百年的精雕细刻后，把它推向了几乎近于完美的程度。古代罗马又在古代希腊的基础上把它发扬光大，历经近千年的百般磨炼，又使这个文明走向了伟大与辉煌。古代爱琴时期被称为欧洲的“古典早期”，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时期称为欧洲的“古典盛期”，它们统称为欧洲的“古典时代”。“古典时代”的文化绚丽多彩，“古典时代”的建筑灿烂辉煌，欧洲人以此为光荣和骄傲。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欧洲“古典时代”中的古代爱琴、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时期的建筑，并力求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加以分析，重点阐述了欧洲“古典时代”建



筑的类型、特点及发展变化的原因等。从历史的角度和文化的内涵方面,对建筑的各种类型与艺术特点加以纵向的贯通和横向的承接,并以此为宗旨来完成本书的写作。

本书的撰写争取做到:以历史为主线、以社会为背景、以文化为内涵、以建筑为重点,通过环境讲述历史,再通过历史论述社会和文化,最后再通过社会和文化来论证建筑,在讲述历史和文化的同时,重点阐释和解读欧洲“古典时代”建筑的功能类型、技术特点和艺术风格。本书编写的基本方法是:以大众的眼光讲述历史,自文化的内涵论证建筑,用通俗的语言描述专业知识。融合最新研究成果体现本书的前沿性,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体现其直观性,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述获得建筑知识的趣味性。本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 1.系统地介绍了欧洲“古典时代”各种建筑艺术、建筑风格和建筑技术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特点,使读者了解建筑产生的客观规律,加深对建筑的深刻认识。
- 2.结合欧洲“古典时代”各个时期中经典建筑的实例分析,使读者正确地把握建筑发展与变化的规律,掌握欧洲“古典时代”建筑的基本知识和欣赏方法。
- 3.将欧洲“古典时代”中各个时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各类建筑的艺术风格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作为建筑知识的延伸与拓展。

焦铭起

2008年6月于陶然书屋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篇 欧洲文明的摇篮——古代爱琴海地区的建筑与文化

第一讲 融汇借鉴的典范——吸收外来的建筑特色与文化内涵

- 一、融汇古埃及的建筑特色与文化内涵/006
- 二、借鉴古西亚的建筑特点与文化特色/010
- 三、展现爱琴海地区的建筑与文化特征/013

第二讲 独特风格的展现——古代爱琴海地区的建筑与文化

- 一、爱琴海地区的历史背景与文化特点/016
- 二、克里特的建筑与文化/017
- 三、迈锡尼的建筑与文化/022
- 四、爱琴海地区建筑的共同特征/027

第二篇 光荣属于希腊——古代希腊的建筑与文化

第三讲 人杰地灵的华章——古代希腊的历史背景与文化特点

- 一、古代希腊的历史与文化/035
- 二、古代希腊的人文与民主/038
- 三、建立自由民主的城邦国/039



第四讲 典雅秀美的风采——古代希腊的建筑与文化

一、论坛建筑与哲学思想/043

二、庙宇建筑与宗教信仰/045

三、圣地建筑与民间活动/051

四、剧场建筑与文学艺术/055

五、体育建筑与健身竞技/059

第五讲 人文主义的光辉——古代希腊主要的建筑成就

一、木建筑向石建筑的过渡/062

二、圣地和庙宇形制的演进/064

三、古代希腊柱式的三种形态/067

四、纪念性建筑近于完美的艺术形象/074

五、雅典卫城的建筑成就与空间特色/077

六、希腊化时期的建筑与文化/087

第三篇 伟大归于罗马——古代罗马的建筑与文化

第六讲 辽阔广袤的疆域——古代罗马的历史背景与文化特点

一、古代罗马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096

二、古代罗马的建筑文化特点/098

第七讲 辉煌深远的影响——古代罗马主要的建筑成就

一、光辉的券拱技术/104



- 二、自然混凝土的发明/107
- 三、柱式的发展与定型/109
- 四、券柱组合与建筑形象/113
- 五、创建了多种建筑类型/116
- 六、创造了城市供水方式/118
- 七、建立了科学的建筑理论/121
- 八、解决了大型公共建筑的空间和功能问题/122

第八讲 宏伟壮丽的形象——古代罗马主要的建筑类型

- 一、庙宇建筑与宗教信仰/126
- 二、城市广场与偶像崇拜/131
- 三、道路建设与凯旋门建筑/136
- 四、露天剧场与表演艺术/140
- 五、角斗场所与血腥竞技/143
- 六、公共浴场与社会活动/147
- 七、贵族府邸与宫殿建筑/153
- 八、住宅建造与城市建设/158

后记

参考文献



第一篇 古代爱琴海地区的建筑与文化

第一篇

欧洲文明的摇篮——古代爱琴海地区的建筑与文化

在亚、欧、非三大洲之间，有着一片蔚蓝幽深的地中海海域。人类历史发展早期中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以克里特·迈锡尼为代表的爱琴文明、以马耳他为代表的巨石文明等，都曾发祥于这片海域的周边地区。正是这些蔚蓝海洋中星罗棋布的小岛和周边沿岸地区，孕育出了灿烂的欧洲早期文明，这朵璀璨的海洋文明被后人称为——爱琴文明。爱琴文明先于古代希腊文明，是古代希腊的早期文明，爱琴海地区是希腊文明的发祥地，也被称为欧洲文明的摇篮。爱琴海的清澈海水抚慰着特洛伊古城的历史沧桑；典雅秀美的克诺索斯宫殿里沉寂着千年谜团；粗犷雄健的迈锡尼卫城时刻守护着这些海上民族曾经拥有过的神圣与辉煌……

地中海是大西洋东端由欧亚非三个大陆块围合形成的内海，而爱琴海又是地中海中的内海，可谓内海中的内海。爱琴文明时期，在爱琴海西南方向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民族——米诺斯人，他们长年的海上交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爱琴海地区与其他古代文明地区的物资和文化的交流。克里特岛自然也就成为米诺斯人经营海洋贸易的物资中转站和集散地。由于克里特岛与古埃及和古西亚地区之间保持着频繁的商业往来，来自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各地商人和移民

为克里特岛带来了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古埃及和古西亚文化。这些迥异的优秀文化与克里特的本土文化在此充分地交流与融合，这种不同文化的交融结出了灿烂的文化果实，绘出了绚丽的文化彩虹，这种新的文化被称为爱琴文化，这支文明被称为爱琴文明。本篇中，我们将追溯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建筑的历史源头，探寻爱琴海地区建筑在不同时期的文化特点和艺术特色。

爱琴文明是克里特文明与迈锡尼文明的总称。位于爱琴海南部的克里特文明又称为米诺斯文明，代表其主要建筑成就是克诺索斯王宫（或称米诺斯宫殿）。在大约公元前15世纪，克里特文明突然消沉湮没，随后代之而起的是：曾在盲诗人荷马吟诵的史诗巨篇——《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中多次被提及的迈锡尼文明，文明的曙光终于降临在希腊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克里特文明与迈锡尼文明两者之间颇有渊源，有所不同的是，迈锡尼文明的建筑总是优先考虑战略目的，这一时期迈锡尼人所修建的卫城，多位于险峻的山冈上。其中最著名，而且保存最为完好的是阿特柔丝王宝库。阿特柔丝王宝库的墓室中由平整的石块叠涩砌筑的拱顶，表明了当时精湛的建筑工艺水平。

第一讲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融汇借鉴的典范

——吸收外来的建筑特色与文化内涵



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曾说：“在古典文明之前，世界上的各种事件之间没有任何直接联系，每个活动仅能引起当地人的注意。但从此以后，世界上所有的重大事件都开始成为一个整体。”¹人类各个生存地域的早期文明，自从各自相对独立地发祥起源后，便开始了逐渐地相互交流和互相融汇的过程，随着历史的进步和时间的推移，这种相互交流和互相融汇在不断地扩大其影响范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使人类文明更为多样化，并持续地为人类文明宝库增添新的内容，同时也促进了人类各个地域早期文明的繁荣与发展。地中海地区这种文明的繁荣与发展，使之诞生了新的文明——即爱琴文明。爱琴文明虽然发祥较晚，但它得益于邻近优秀文明的长期熏陶和不断交流，从而使爱琴文明迅速崛起，并成为举世公认的欧洲文明摇篮，也为人类文明的历史宝库增添了新的华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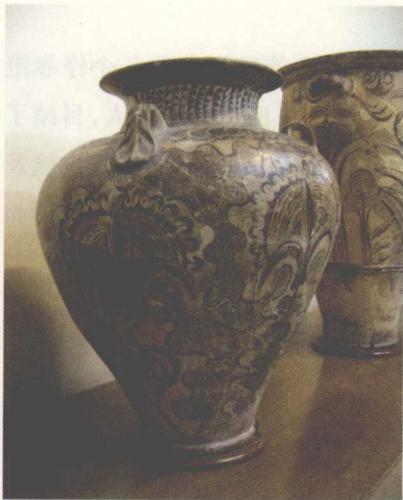
在远古时期，爱琴地区的克里特岛是人们往来于欧亚大陆和非洲之间的必经之地。当时，这片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群岛中已经出现了进出口贸易，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王正是凭借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物产资源一度称霸整个东地中海。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以及希腊地区的早期文明，都在克里特岛上留下了清晰的历史印记，然而在克里特文明时期的克诺索斯王宫里反映出来的文明形态，又与这些古代文明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同。当时的克里特人非常聪明地在这些古文明中进行有效的选择，他们在融汇借鉴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再用自己的方式加以改良和创造，从而发展起了具有爱琴海地区特色的活泼开朗、富有朝气的爱琴文明（图1-1-1和图1-1-2）。

通过商业贸易上的往来，爱琴海地区的居民接触到了当时高度发达并充满活力的古埃及文明。这时的古埃及文明已拥有了丰富多彩的绘画作品，在古埃及崇拜太阳神阿蒙的中心地区底比斯，古埃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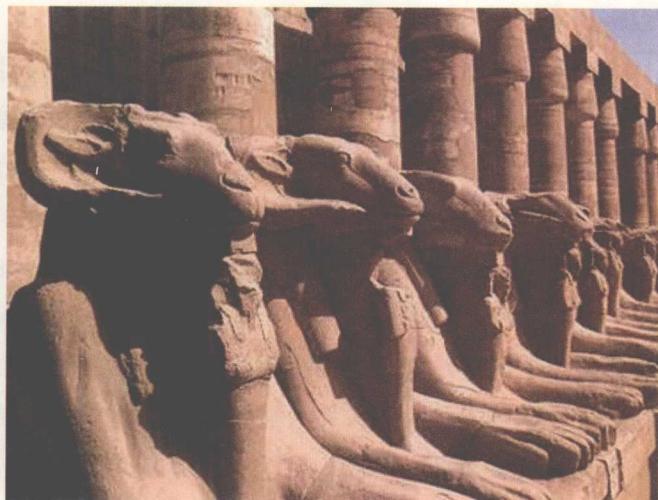


■ 图1-1-1 克诺索斯牛头杯(头上镀金木角系复原)

¹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p83



▲图1-1-2 克诺索斯出土体现海洋文明的陶罐



▲图1-1-3 卡纳克神庙局部

人还建造了卡纳克(Karnak)和卢克索(Luxor)的寺庙和宫殿(图1-1-3和图1-1-4),以及埃及法老和皇后的墓地等建筑。这些寺庙、宫殿与陵寝建筑不再像古王国时期那样拘谨呆板,其建筑形式丰富多彩,建筑形象宏伟壮丽。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古埃及人此时已经将柱廊运用在纪念性建筑中,并发展了柱式。通过海上贸易的往来,爱琴海地区的居民也



▲图1-1-4 卢克索阿蒙神庙

领略到古埃及人兴盛恢宏的建筑奇观。²

爱琴海地区的先民还曾经扬帆于地中海东部,经罗得岛、塞浦路斯岛的几个停靠港口后,进入了古巴比伦王国统治下两河流域的广袤平原。途经这里的克里特商人,目睹了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间极富创造活力的古西亚文明。在当时已经高度发展成熟的古埃及文明与古西亚文明的辐射影响下,克里特地区的岛上文明能够率先从爱琴海地区脱颖而出,形成了自己文明的风格和特点,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新文明形式。

克里特岛上所出现的第一批宏伟的纪念性建筑,反映出克里特人曾经接触过的其他地域性文明的建筑特色。从克诺索斯王宫的复原图可以看出,在建筑的平面布局上,克里特岛的建筑明显受到了古埃及神庙建筑的影响,只是克里特岛的建筑没有像古埃及的建筑那样规模庞大和气势宏伟,建筑也不以神庙建筑为主,他们的重点是宫殿建筑,并且建筑的平面也不像古埃及建筑那样封闭。但克里特岛建筑中随处可见的以柱廊划分空间的手法,显然是受到了古埃及神庙建筑的深刻影响(图1-1-5)。在建筑的细部以及装饰方面,克诺索斯王宫中流线型的浑圆柱头,是明显受到了古埃及的仿纸草花柱头的影响,而王宫中

丰富的色彩和壁画装饰,更完美融合了古埃及与古西亚的文明元素。在克里特文明悄然落幕后,成为爱琴文明新中心的迈锡尼文明,延续了克里特文明的遗风。迈锡尼建筑中不同文化交融的态势依然明显,其宫殿建筑的发展,更多地受到了雄伟壮丽的东方宫殿的影响,这一时期迈锡尼人所建造的最早的拱式与穹顶,更体现出了迈锡尼文化与外界文化的密切关系。



▲图1-1-5 卢克索阿蒙神庙遗址

一、融汇古埃及的建筑特色与文化内涵

爱琴海地区与古埃及地区隔地中海相望,相邻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交通条件使两个

² [法]罗兰·马丁 著,张似贊 张军英 译,希腊建筑[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6,p7-8

地区之间的交往极为便捷。尼罗河入海口处的古埃及三角洲地区，是古埃及经济和文化最繁荣的地方。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有一段很长的地中海海岸线，而克里特岛则是地中海南部靠近古埃及和小亚细亚的最大岛屿。据相关记载，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650年的历史期间里，古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居民主要同爱琴海的克里特文明区进行商业贸易等各方面的交流，在这些物资交流的过程中，古埃及文化与克里特文化直接接触并相互地交融。

两者之间首先进行的是商品贸易往来。就两大文明的地域特点而言，它们虽然同处于历史的同一时期，但由于地理环境和气象条件的差别，作为不同的农耕世界，虽然物产不同，但又需要对方的产品。克里特与埃及之间存在贸易往来。³这一时期甚至古埃及的法老与爱琴诸岛的君王也有接触，连埃及法老木乃伊上配置的面具与在迈锡尼城堡内王族墓葬中出土的安放在死者身上的黄金面具也有着内在联系，为历史上双方“交换礼物”提供了很好的佐证(图1-1-6和图1-1-7)。通过考古，人们在埃及的席克索斯王朝的首都阿瓦利斯发现了一系列带有浓厚的爱琴文明色彩景物的壁画残片，这些壁画残片绘有公牛、斗牛者、植物山水、人物以及其他动物，此外，在埃及法老列赫米拉墓壁画里也有克里特人出现。⁴



▲图1-1-6 埃及法老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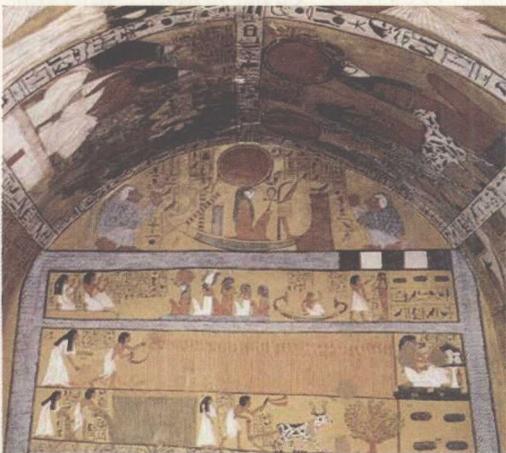
▲图1-1-7 迈锡尼金面具

3 R. F. Willetts, *The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Crete* (M). London, 1997, p70

4 沈之兴、张幼香,《西方文化史》[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p5



▲图1-1-8 奥林匹亚考古博物馆藏青铜斯芬克斯像



▲图1-1-9 底比斯的建筑壁画

成白色的⁶(图1-1-9和图1-1-10)。爱琴人在吸收埃及壁画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绘画的空间感与透视效果(图1-1-11)。而且克里特人不仅仅像古埃及人那样喜欢壁画,他们的绘画更多地出现在陶制器皿上,这些陶器装饰图案明显地存在东方痕迹,如埃及的莲花纹、狮身人面兽等东方化主题都出现在古希腊的彩陶上(图1-1-12和图1-1-13)。

尽管两地之间的这些贸易与外交活动相当有限,但这种直接的往来增进了两种文明之间的交往。爱琴海地区的克里特和迈锡尼在与埃及文明的交往过程中受益匪浅。正如某些学者所说,克里特和迈锡尼的哲学和科学的根基,已经由埃及人准备好了。⁵

古埃及文明对爱琴文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同埃及的宗教崇拜一直处于多神崇拜的阶段一样,爱琴海地区的宗教信仰也始终没有发展到一神崇拜。埃及神“奥西里斯”与希腊神“宙斯”、“哈德斯”的特征相同,俄狄浦斯所杀死的人面兽身的斯芬克斯与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如出一辙(图1-1-8)。

爱琴海地区的早期雕刻、瓶画等艺术形式,受到埃及艺术家们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影响,体现了部分东方传统。以克诺索斯王宫壁画为例,男人、女人和动物画像都是正面的上身与侧面的下身,并且在同一个平面上,这些表现手法与同时代的埃及绘画一样,但没有像埃及绘画那样运用“透视法”。男人通常被描绘成棕色的,而女人则被描绘

5 斋昭印,世界文化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p92

6 R.F.Willetts, The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Crete [M], London, 1997, p108